

汝龙译文集

契诃夫剧作

契诃夫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汝龙译文集

契诃夫剧作

汝龙 / 译



契诃夫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契诃夫剧作

汝龙译

责任编辑:汪 洋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75

插 页:7

字 数:318,000

版 次: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52-4/I·1444

定 价: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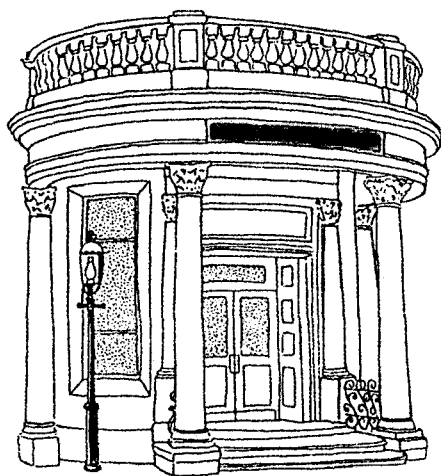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目 次

伊凡诺夫(四幕正剧)	1
海鸥(四幕喜剧)	87
万尼亚舅舅(乡村生活四幕剧)	155
三姐妹(四幕正剧)	217
樱桃园(四幕喜剧)	297
题 解	363

伊凡诺夫

(四幕正剧)



/

剧中人物

- 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伊凡诺夫——农务局的常务委员。
- 安娜·彼得罗芙娜——伊凡诺夫的妻子，原名萨拉·阿勃拉木松。
- 玛特威·谢敏诺维奇·沙别尔斯基——伯爵，伊凡诺夫的舅舅。
- 巴威尔·基利雷奇·列别杰夫——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
- 齐娜伊达·萨维希娜——列别杰夫的妻子。
- 萨霞——列别杰夫的女儿，二十岁。
- 叶甫根尼·康斯坦丁诺维奇·李沃夫——地方自治局的青年医师。
- 玛尔法·叶果罗芙娜·巴巴金娜——年青的寡妇，女地主，富商的女儿。
- 德米特利·尼基契奇·柯绥赫——消费税税吏。
- 米哈依尔·米海洛维奇·包尔金——伊凡诺夫的远亲，他的田庄的总管。
- 阿芙多恰·纳扎罗芙娜——没有固定职业的老妇人。
- 叶果鲁希卡——列别杰夫家的食客。
- 客人一。客人二。客人三。客人四。
- 彼得——伊凡诺夫的听差。
- 加甫利拉——列别杰夫家的听差。
- 男女宾客，仆人们。

剧中地点

事情发生在俄罗斯中部的某一县城里。

第一幕

[伊凡诺夫田庄的花园。左边是带凉台的住房正面，有一扇窗子开着。凉台前边是一个宽阔的半圆形场地，有两条林荫路从这儿通到花园里，一条是照直通过去，一条是在右边。右面有一些花园里用的桌椅。一张小桌上点着灯。天色近黄昏。幕启的时候，从正房里传出练习钢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的声音。

[伊凡诺夫和包尔金。

[伊凡诺夫坐在桌旁，正在看书。包尔金穿着太靴子，拿着一管枪，在花园深处出现，微微有点醉意，看见伊凡诺夫，就踮着脚向他走过去，到了他跟前，突然举起枪来瞄准他的脸。

伊凡诺夫（看见包尔金，打了个哆嗦，跳起来）米沙^①，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把我吓坏了……我本来就心神不定，而您还要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坐下）吓了我一跳，他就高兴了……

^① 米哈依尔的爱称。

包尔金 (大笑)得了,得了……对不起,对不起。(挨着他坐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不干了……(脱掉帽子)天热呀。您相信不,我的老兄,也就三个钟头,我跑了十七里……累极了……您摸摸看,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

伊凡诺夫 (看书)好,待一忽儿再说……

包尔金 不,您现在就摸。(拿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您听见了吗?突—突—突—突—突—突。这是说我有心脏病。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突然死掉。您听我说,要是我死了,您会难过吗?

伊凡诺夫 我在看书……等一忽儿再说……

包尔金 不,说正经的,要是我突然死了,您会难过吗?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要是我死了,您会难过吗?

伊凡诺夫 别纠缠我!

包尔金 亲爱的,告诉我:您会难过吗?

伊凡诺夫 您满嘴喷酒气,我才真难过呢。米沙,这惹人讨厌。

包尔金 (笑)难道会有酒气?怪事……不过呢,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普列斯尼吉村我遇上法院的侦察官,不瞒您说,我就跟他一块儿干了七八杯。说实在的,喝酒很有害。您听我说,不是有害吗?啊?不是有害吗?

伊凡诺夫 这简直叫人受不了……您要明白,米沙,这是在耍弄人……

包尔金 得了,得了……对不起,对不起!上帝保佑您,您一个人坐着吧……(站起来,走开)怪人,连跟他谈谈天都不行。(走回来)哦,对了!我差点忘啦……劳驾给我八十二个卢布!……

伊凡诺夫 什么八十二个卢布?

包尔金 明天该付工人的工钱。

伊凡诺夫 我没有。

包尔金 多谢多谢!(学他的腔调)我没有……可是工人的工钱需

要付吗？需要吗？

伊凡诺夫 我不知道。我今天一个钱也没有。您等到下月一号我领薪水的时候吧。

包尔金 跟这种人说话可真有意思！……工人们不是下月一号来领钱，而是明天早晨呀！……

伊凡诺夫 那么要我现在怎么办呢？好，您宰了我，把我锯成碎块吧……而且您养成了多么可恶的习惯，总是在我读书、写字，或者……的时候来纠缠我。

包尔金 我问您：该不该付工人工钱？哎，跟您说这些有什么用！……（挥一下手）还算是个地主，土地所有者呢，见鬼……什么合理化经营……有一千亩土地，可是口袋里却一文钱也没有……酒窖倒有，可是开酒瓶的拔塞器反而没有……明天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辆三套马的马车卖掉算了！是啊！……燕麦还没收就卖掉了，那明天索性把黑麦也卖掉。（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您当是我会讲客气吗？是吗？哼，不对，那您可是看错人了……

二

[人物同前，加上沙别尔斯基（在幕后）和安娜·彼得罗芙娜。

[从窗口传来沙别尔斯基的声音：“简直没法跟您一块儿合奏……您的听觉比一条填了馅儿的狗鱼还要差，而您弹钢琴的指法简直让人生气。”

安娜·彼得罗芙娜 （在打开的窗口出现）刚才是谁在这儿说话？是您吗，米沙？您干么这样走来走去？

包尔金 跟您的这位 Nicolas-voila^① 说话哪能不走走来走去。

安娜·彼得罗芙娜 您听我说，米沙，请您吩咐人把干草送到球场上去。

包尔金 (挥挥手) 劳驾，您躲开我……

安娜·彼得罗芙娜 瞧瞧，这是什么口气啊……这种口气在您可是完全不恰当的。如果您希望女人喜欢您，那您就永远也不要当着她们的面发脾气，不要神气活现……(对丈夫) 尼古拉，咱们到干草上去翻跟头玩吧！……

伊凡诺夫 你，安纽达^②，站在敞开的窗口可不好。你走开吧，千万……(喊叫) 舅舅，关上窗子！

[窗子关上。]

包尔金 此外，您不要忘记，过两天就得付列别杰夫利息了。

伊凡诺夫 我记得。今天我要到列别杰夫家里去，请求他延期……(看怀表)

包尔金 您什么时候到那儿去？

伊凡诺夫 马上就去。

包尔金 (活跃) 等一等，等一等！……要知道，今天好像是舒罗契卡^③的生日……啧啧-啧啧……我倒给忘了……这叫什么记性！(蹦跳) 我要走啦，我要走啦……(唱) 我要走啦……我去洗个澡，口里嚼嚼纸烟，来上三滴阿摩尼亚水，那一切就重新开始啦……好人，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我的亲亲，我心中的天使，您老是烦躁，诉苦，经常忧郁，可是如果咱们合伙干，鬼知道能干出多少了不起的事来啊！我为您什么都肯干……您

① 法语：亲爱的尼古拉。

② 安纽达和下文的安尼雅均为安娜的爱称。

③ 萨霞、舒罗契卡和下文的萨涅琪卡、萨宪卡、舒拉、舒尔卡均为亚历山德拉的爱称。

愿意我为您而跟玛尔福沙^①·巴巴金娜结婚吗？她的陪嫁，一半归您……不，不是一半，您全拿走，全拿走！……

伊凡诺夫 您别再胡扯了……

包尔金 不，我说的是正经话！您愿意我娶玛尔福沙吗？她的陪嫁咱们对半分……不过，为什么我对您说这些呢？难道您会懂吗？（学伊凡诺夫的腔调）“别再胡扯了。”您是好人，聪明人，可是您缺少那么一种冲劲，您明白，那么一种魄力。应当放开手大干一场，叫魔鬼都感到恶心……您是个精神病人，是个哭天抹泪的人，如果您是个正常的人，那您过上一年就会有一百万了。比方说，要是眼下我有两千三百卢布，过上两个星期我就会有两万。您不信吗？照您看来，这是胡扯吗？不对，这不是胡扯……现在您给我两千三百卢布，过一个星期我就给您送上两万。奥甫夏诺夫正在出卖河对岸的一块地，恰好就在我们田地的对面，要价两千三百卢布。要是我们买下这块地，河两岸就都归我们所有了。真要是两岸都归我们所有，那么您要明白，我们就有权利修一道拦河坝截住河水。不是这样吗？那我们就要造一个磨坊，等我们一宣布我们要修拦河坝，那些住在河下游的人就会闹起来，那我们马上就说：Kommen sie hier^②，要是你们不乐意我们造坝，就出钱吧。您明白吗？扎烈甫斯基的工厂就会出五千，柯罗尔科夫会出三千，修道院会出五千……

伊凡诺夫 所有这些，米沙，都是耍手段……要是您不愿意跟我吵架，您就把这些主意留给您自己用吧。

包尔金（靠着桌子坐下）当然啦！……我早就知道嘛！……您自己什么也不干，又捆住我的手脚不让动……

① 玛尔福沙和下文的玛尔福特卡均为玛尔法的爱称。

② 德语：到这儿来。

三

[人物同前，加上沙别尔斯基和李沃夫。]

沙别尔斯基 (跟李沃夫一块儿从正房里走出来)医生跟律师差不多，他们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律师光敲竹杠，而医生是又敲竹杠又害人……我说的可不是在座诸君……(在一张沙发椅上坐下)他们是骗子，剥削者……也许在某个世外桃源可以遇上这种普遍法则的例外，然而……我这一辈子为看病花掉两万卢布，可就是没有碰到过一个医生，不让我觉得他是地道的骗子。

包尔金 (对伊凡诺夫)是啊，您自己什么也不干，又捆住我的手脚不让动。所以我们才没有钱……

沙别尔斯基 我再说一遍，我说的可不是在座诸君……也许有例外，不过呢……(打呵欠)

伊凡诺夫 (合上书)大夫，您要说什么？

李沃夫 (回过头去看窗子)还是我早晨说过的那句话：她务必到克里米亚^①去。(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沙别尔斯基 (扑哧一笑)到克里米亚去！……米沙，咱们为什么就不去给人看病呢？这工作简单得很嘛！……一个什么安果太太或者奥菲丽亚小姐由于烦闷无聊而嗓子发痒或者咳嗽起来，那你就立刻拿来一张纸，照科学的原则开个方子：先是请个年轻的大夫，其次是到克里米亚去一趟，到了克里米亚再找个鞑靼人^②……

① 俄国南部的疗养地。

② 指鞑靼向导。

伊凡诺夫 (对伯爵)哎,你别唠叨了,唠叨鬼!(对李沃夫)要到克里米亚去,就得有钱。就算我弄到钱,她也还是会坚决不去的

……

李沃夫 对了,她不肯去。

[停顿。]

包尔金 您听我说,大夫,难道安娜·彼得罗芙娜病得真那么重,非去克里米亚不可吗?……

李沃夫 (回头看窗子)是的,她得的是肺病……

包尔金 嘘-嘘!……这可不好……我早就从她的脸色看出来她活不长。

李沃夫 不过……说话小声点……屋子里听得见……

[停顿。]

包尔金 (叹气)我们的生活呀……人的一生好比一朵在野外盛开的花:一只公山羊走过来,一口吃掉,这朵花就没有了……

沙别尔斯基 这都是胡说,胡说,胡说……(打呵欠)胡说,骗人。

[停顿。]

包尔金 我呢,诸位先生,一直在教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怎样聚财。我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可是我的火药照例落在潮湿的土壤上了。他这个人是不通的……你们瞧他像个什么样子:忧郁,沮丧,痛苦,愁闷,悲伤……

沙别尔斯基 (站起来,伸懒腰)你这个天才的脑袋为所有的人想办法,教导大家怎样生活,我呢,你至少也得教导一次才好……你给我上一课,聪明人,指一条出路吧……

包尔金 (站起来)我去洗个澡……再见,诸位先生……(对伯爵)您有二十条出路呢……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不出一个星期就会弄到两万。(走)

沙别尔斯基 (跟着他走去)用什么办法呢?好,教教我吧。

包尔金 这没有什么可教的。很简单……(走回来)尼古拉·阿历

克塞耶维奇，给我一个卢布吧！

[伊凡诺夫默默地把钱给他。]

Merci! (对伯爵)您手上还有许多张王牌呢。

沙别尔斯基 (跟着他走去)哦，都是什么样的王牌呢？

包尔金 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不出一个星期，少说也会弄到三万。(同伯爵一块儿下)

伊凡诺夫 (沉吟片刻)这些多余的人，这些多余的话，而对于那些愚蠢的问题又不得不回答，所有这些，大夫，使我厌烦得要生病了。我变得爱发火，急躁，尖刻，小气，弄得我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我一连好几天头痛，失眠，耳鸣……简直要躲也没处躲……要躲也没处躲……

李沃夫 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我要认真地跟您谈一谈。

伊凡诺夫 您谈吧。

李沃夫 我要谈安娜·彼得罗芙娜的事。(坐下)她不同意到克里米亚去，不过跟您一块儿，她就会去了。

伊凡诺夫 (想一想)要两个人一块儿去，就得有钱。再说，我不能请长假。今年我已经请过一次假了……

李沃夫 就算这是实情吧。现在再往下谈。肺病的最主要的医疗方法是绝对的安宁，而您的妻子连一分钟的安宁也没有。您对她的态度经常使她焦急不安。对不起，我心情激动，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了。您的行为正在断送她的性命。

[停顿。]

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请您让我能把您想得好一点吧！

……

伊凡诺夫 所有这些都是实话，实话……我大概罪孽深重，不过呢，我的思路混乱，我的灵魂被一种什么惰性捆得紧紧的，我不能了解我自己。我既不了解别人，也不了解自己……(瞧一眼窗子)人家可能听见我们的话，我们去散散步吧。

[他们站起来。

我，亲爱的朋友，很想跟您从头讲起，可是这件事说来话长，又那么复杂，就是讲到明天早晨也讲不完。

[他们走去。

安纽达是个了不起的、不平常的女人……她为我改变了宗教信仰，丢下父母，抛弃了家财，而且，要是我再要求一百种牺牲，她也会承担下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而我呢，却一点也没有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且什么也没有牺牲过。不过，这事说来就话长了……问题的全部实质，亲爱的大夫（犹豫不决），在于……简单地说吧，当初我结婚是出于热烈的爱情，而且发誓永远爱她，可是……五年过去了，她仍旧爱我，而我……（把两只手一摊）刚才您告诉我她快死了，我既没感到爱恋，也没感到怜悯，却感到一种空虚和疲倦。如果从旁边看我，这多半是可怕的，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的灵魂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他们沿林荫道下。

四

[沙别尔斯基，后来加上安娜·彼得罗芙娜。

沙别尔斯基（上场，大笑）说真的，他不能说是骗子，而是思想家，是技艺精巧的能手！应当给他立一个纪念碑才是。在他一个人身上，集合了当代各种各样的脓疮：律师的，医生的，小商人的，出纳员的。（在凉台的底下一层台阶上坐下）可是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在什么学校里毕过业，这才叫惊人呢……那么，要是他再掌握文化和人文科学，他就会成为一个多么有天才的坏蛋啊！他说：“您不出一个星期就能弄到两万。”他又说：“您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爱司呢，那就是您的伯爵头衔。（大笑）随便哪

个姑娘都会带着陪嫁嫁给您的……”

[安娜·彼得罗芙娜推开窗子，朝下面瞧。

他说：您愿意我给您说媒，跟玛尔富沙结婚吗？*Qui estce que c'est*^① 玛尔福沙？啊，这就是那个姓什么巴拉巴尔金娜……或者巴巴卡尔金娜……也就是那个很像洗衣妇的女人。

安娜·彼得罗芙娜 是您吗，伯爵？

沙别尔斯基 什么事啊！

[安娜·彼得罗芙娜笑。

(用犹太口音讲话)您笑啥？

安娜·彼得罗芙娜 我想起您的一句话。您记得您吃午饭的时候说的话吗？被宽恕的贼啦，马啦……怎么说来着？

沙别尔斯基 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被宽恕的贼，刚医好病的马，都是一个价。

安娜·彼得罗芙娜 (笑)您连不带恶意地说一句普通的俏皮话也办不到。您是个恶毒的人。(严肃地)不开玩笑，伯爵，您很恶毒。跟您一块儿生活是乏味而可怕的。您老是唠叨，说怪话，在您的心目中，人人都是坏蛋和流氓。您坦率地告诉我，伯爵，您曾经说过谁的好话吗？

沙别尔斯基 这可真是考问！

安娜·彼得罗芙娜 我跟您在一所房子里生活已经有五年了，我一次也没有听见您心平气和地议论人，不发脾气，不带嘲笑。人家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莫非您认为您比大家都高明吗？

沙别尔斯基 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我跟大家一样也是坏蛋和戴着小圆帽的猪猡。我是 *mauvais ton*^②，是个老混蛋。我老是骂我

① 法语：是谁？

② 法语：低级趣味的人。